

兩岸關係的回顧與前瞻*

馬英九**

壹、前言

今天我要向各位報告的是「兩岸關係的回顧與前瞻」。首先請問在場的同學，假如你在大學畢業之後，中國大陸恰好有適合的工作，你願不願意去大陸工作？大陸現有 700 枚以上的飛彈對著我們，你覺得這些飛彈該不該拆除？我為什麼問這樣的問題呢？這是今天在台灣談論兩岸關係時，必須面對的弔詭局面。有很多人把大陸看成是機會，也就是有就業的機會、投資的機會、就學的機會，但也有人把大陸看成是威脅。如果各位學過企業管理，就會知道 S.W.O.T.分析，其中有優點、缺點、機會與威脅（Strength, Weakness, Opportunity, Threat）。我們看大陸問題，往往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畫面，它可能是一個威脅，也可能是一個機會，問題是我們要如何把威脅極小化，把機會極大化。在今天的專題演講當

* 馬英九先生應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李英明院長的邀請，於民國 95 年 9 月 18 日在政大綜合院館國際會議廳發表專題演講，主題為「兩岸關係的回顧與前瞻」。馬先生當天發表的演講，對兩岸關係具有前瞻性的指標意義，因此外交學系李明主任在徵得馬先生同意後，委請國際關係學報邱稔壤主編展開前置作業，以便將本演講製作為文字稿。雖然本特稿內容源自於演講錄音，不過為了閱讀方便，業已另加標題，並做出必要的文字潤飾。

** 馬英九先生早年取得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後，旋即返國服務，並歷任以下要職：1.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暨政大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（1981 年）。2.總統府祕書（1982 年）。3.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祕書長（1984 年）。4.行政院研考會主委暨國民黨中央委員（1988 年）。5.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暨第二屆國大代表（1991 年）。6.法務部部長（1993 年）。7.行政院政務委員（1996 年）。8.政大法律系專任副教授（1998 年）。9.台北市長（1999 年）。10.中國國民黨主席（2005 年）。馬先生蒞校演講當日，時任台北市長暨中國國民黨主席。

中，我們可以從這個架構來看兩岸關係。

貳、經貿取向的兩岸關係

根據陸委會的統計，去(94)年兩岸貿易額是 930 億美元，台灣的順差是 497 億美元。不過台灣去年整體對外貿易順差，還不到 100 億美元，也就是說，如果除去對大陸的貿易，台灣對外貿易將呈現逆差。實際上，今(95)年前半年情況也大致如此。今年我們的經濟成長，目前稍微下修到 4.28%，如果情況不變的話，其中有相當比例的貢獻，都來自於對外貿易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大陸和香港就買了近四成的臺灣出口貨品。換句話說，我們自己的投資很少，大部分都是靠對外貿易。尤其國內的投資、國內的消費，加上外國直接投資(不是股票熱錢，而是 FDI,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)，所佔的比例非常小，而且近年來都是負成長。雖然除了日本、香港、新加坡外，臺灣在東亞地區的對外投資，可以算是一個對外投資的大國，不過台灣對外投資標的，也以中國大陸為主。然而台灣到底在大陸有多少投資，卻沒有人可以取得精確的數據，現在的評估，也都只是概算而已。

由於台灣有很多廠商到香港、百慕達或維京群島成立公司，然後再轉投資到大陸，所以無法精確推估實際投資數字，不過一般估計應在 10 萬家公司以上。假使一家公司平均投資 100 萬美元的話，總數加起來就是 1,000 億美元了。然而這個數字和經濟部投審會所公布的數字，或者是大陸所公布的數字，都有一些出入。而投資所創造的就業機會，應該超過 1,000 萬人以上。現在台灣對大陸的通訊和電話，已經名列我們對外通訊和電話的首位。回想起來，從明末清初先民大舉開發臺灣到現在，海峽兩岸交流從來沒有像現在這般頻繁。去年臺灣人民到大陸造訪，已有 410 萬人次；而大陸人士來台，也有 17 萬人次。累計歷年臺灣人民造訪大陸的總人數，已經有 4,000 萬人次了，遠超過臺灣目前 2,260 多萬人

口的總數。所以說，這是 400 年來，臺海兩岸來往最頻繁的一段時間，而且預計還會更加頻繁。有鑒於此，如何探討台海兩岸關係，實在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問題。

參、冷戰時期的兩岸關係

探討兩岸關係可以遠從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鬥爭時期開始，從當時到現在已經有八十多年的歷史。不過兩岸形成軍事對峙，則為 1949 年以後的事情。當時國軍撤退到臺灣，而中共卻號稱要血洗臺灣，以致於臺灣處於風雨飄搖的境地，情況可謂十分危急。而後到了 1954 年，中華民國和美國簽署了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」，才穩定了危急的情勢。1958 年的台海砲戰，一方面阻止了中共的冒險主義，另一方面則促使美國明確表示，不會幫助臺灣反攻大陸。所以中華民國政府的政策，從原先的反攻大陸，變成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。此一情勢的變化，導致往後台海兩岸僅限於零星的軍事衝突。直到 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前往中國大陸和中共簽署了上海公報，美國才結束了過去一度主張過的臺灣地位未定論。雖然美國沒有直接宣布，不過顯然已經放棄這樣的主張。稍後英國隨即跟進，導致英國在台領事館於同年 3 月撤館，此後英國在台灣就沒有任何官方代表。倒是 1973 年美國在北京設立了聯絡辦事處，從此開始設立官方或者準官方的代表。而後美國總統卡特在 1979 年承認中共政權，美國隨即與臺灣斷交、廢約、撤軍，臺灣因此面臨了非常困難的政治與外交情勢。

不過也因為如此，往後兩岸關係有了一些新的發展。1979 年美國和中華民國斷交之後，中共在 1979 年元月 1 日發表了「告臺灣同胞書」，表示要與我方進行三通。當時行政院院長孫運璿先生立刻表示，要中共放棄共產主義，廢除人民公社等等，因此雙方談話沒有交集。1981 年 9 月 30 日葉劍英發表「告臺灣同胞書」，首次提出了「一國兩制」的構想。

他說統一之後，中共不會派人到臺灣來做官，但是臺灣可以有人到大陸去做官，而且特別強調臺灣地方政府如果財政發生困難，中央政府可以酌予補助。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先生，還說這是「年度笑話」。當時雖然還沒有「一國兩制」的名稱，不過稍後幾年，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在接見外賓時候提到過，這個專有名詞就出現了，只是適用的對象，卻從台灣變成了香港。1984 年中共跟香港簽訂「中英聯合聲明」後，香港遂成爲「一國兩制」的適用對象，當時距離 1997 年還有 13 年，不過香港也已經開始做所謂「回歸」的準備。

針對當時兩岸情勢，我方政府領導人提出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的號召，然而大陸還是主張「一國兩制」的作法。此一情勢到了 1987 年出現了急遽的變化，當時本人正好在總統府服務，並撰寫了開放大陸探親的簽呈，日期就落在同年的 6 月 4 日。執政黨隨即在行政院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，之後在 11 月 2 日正式宣布政府開放民眾前往大陸探親的政策。所以 1987 年的 11 月 2 日，對兩岸關係而言，可謂具有時代性的意義。政府宣布開放探親之後，台灣內部隨即風起雲湧，此舉對臺灣而言，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衝擊。尤其台海兩岸經過 40 年的隔閡，不但造成許多家庭的悲歡離合，也牽扯出錯綜複雜的恩怨情仇。由於情勢相當詭異，因此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怎麼處理。同一時期台灣內部也開始推動一系列的政治改革，其中包括了解除戒嚴、開放組黨、國會改選等，一連串的政策宣示和實質作爲，真的是非常熱鬧。

肆、後冷戰時期的兩岸關係

隨後更重要的步驟，發生在 1991 年，當時新國民大會在開會時，作了一個關鍵性的決定，要求政府終止動員戡亂時期，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，以便恢復憲政常態。恢復常態以後，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政策，就是不再把中共看成是「叛亂集團」。由於戒嚴時期都是這樣定位，

這個定位幾十年都沒有改變，以致於政策改變之後，大家都不知道應該怎麼來看待它。甚至有人問我，你們說中共不是叛亂集團，那麼它是什麼呢？當時本人擔任大陸事務委員會副主委，只好說：「我知道它不是什麼，可是我不知道它是什麼。」爲什麼民眾會有這樣的問題呢？因爲一個國家不會有兩個政府，一個憲法不可能有兩個政權，在沒有辦法將台海兩岸政權作一個清楚的定位下，政府就把統治中國大陸的政權叫做中共，或著中共政權，或者大陸。那時候曾經發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郝柏村先生在行政院院長任內，有一次由本人陪同前往金門視察，當時本人職務是研考會主委。到了金門參訪單位後，我們看到操場上標語仍然是「超匪勝匪」，於是就問當地政戰部主任，應該如何更改那個標語，沒想到他竟然回答說，國防部已經通令三軍改成「超敵勝敵」了。

即使政府一再進行政策宣示，不過民間的反應就不是這麼明快了。記得當時有一位旅遊品質保障協會理事長帶團前往大陸探親，實際上卻是到處觀光。他們到了天津後，當地剛好安排了一場國家級的籃球比賽（聽說是大陸隊和南斯拉夫隊的比賽），所以這個商務觀光團體就前往觀賞。由於球賽很激烈，看到大陸隊進球，臺灣同胞就一面鼓掌一面喊：「共匪加油！」只是這一喊，卻喊出了問題，當時前面一排「共匪」通通回頭，並問他們在喊誰啊？由於當時臺灣同胞還不太習慣兩岸情勢的改變，因此這種現象在大陸各地都曾發生。例如大陸的警察叫公安，有人在上海問路，就跑去問公安說：「共匪先生，去火車站怎麼走？」於是那位「共匪先生」就把他帶到派出所問話。雖然那段時間情況有些混亂，不過後來就慢慢正常化了。此後台海兩岸雙方往來漸趨密切，這個發展到了1992年，雙方也各自成立了白手套機構，其中包括了台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，以及大陸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。我方的海峽交流基金會由陸委會設立，第一任秘書長就是今天在座的陳長文先生，陳先生在秘書長任內可謂貢獻卓著。

初期開始的全面交流，馬上就碰到一個定位的問題，那就是大陸那

邊堅持要「一個中國」原則，台灣這邊在 1992 年 8 月 1 日，由國家統一委員會通過「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」的決議。當時有如下的定義，「一個中國就代表了大陸和臺灣，兩岸努力促進交流，將來朝向建立一個統一的、自由的、民主的、均富的國家。」當時由李登輝先生主持的國家統一委員會，在會議上通過相關提案，同年 10 月雙方就派代表到香港協商。協商什麼呢？協商關於「一個中國的涵義」，這就是後來九二共識的來源。其實雙方後來在香港並沒有達成協議，但事後來往的函電裡面，確立了「雙方都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，但是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，雙方可以用口頭各自表述」的共識，這就是「一個中國各自表述」的由來。有了這樣一個共識之後，我們立刻就規劃一次大規模的辜汪會談，當時出席的辜振甫先生與汪道涵先生，目前都已經作古了，不過他們對兩岸關係的貢獻，自是不在話下。1993 年 4 月 29 日兩岸在新加坡舉行了歷史性的辜汪會談，雙方不但精銳盡出，而且簽署了四項協議。這四項協議雖然都是技術性的，卻開啓了一個雙方各自透過政府授權的單位，簽署具有拘束力的協議，意義可謂十分重大。當初我們的構想是，在這幾個協議簽署之後，未來透過制度化的協商，可以建立各種各樣的協議。而簽署一個協議就像是搭蓋一座橋樑，如此由線逐漸擴展成面，雙方就可以解決許多人民所遭遇的困難。

台海兩岸之間，雖然在憲法法理上是一個國家，實際上雙方卻各自有自己的統治當局。由於剛開始問題非常多，因此我方政府也制訂了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」。還沒有訂定這個法律的時候，取締走私非常困難，因為從福建走私到臺灣（兩個省之間），怎麼能叫走私呢？當時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用「懲治走私條例」起訴，還被法院駁回，因為根據憲法 148 條，我們全國貨物應該讓它自由流通。基於種種問題的產生，後來我們特別在修憲的時候，訂立了憲法增修條文。裡面有一條就是，「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，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」。換句話說，在這樣一個憲政架構下，創造了一個可以用特別法來規範兩岸關係的空間。然後立法院根據這樣的憲法，訂定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，全名是「臺灣

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。這個安排參考了德國的經驗，不過我們的作法比德國更好，德國沒有這樣的法律，我們這個部分卻做得非常詳細。隨後台海兩岸雙方的交流，就開始漸趨密切。誠如本人剛才提及的數據，去年雙方貿易已經達到了九百多億美元。其實 1987 年還不到 1 億美元，19 年來已有幾百倍的成長。

雖然台海兩岸於 1993 年在新加坡談得很好，然而大陸爲什麼到了 1996 年還發射飛彈呢？這是因爲後來發生了「千島湖事件」，臺灣觀光客在大陸被歹徒殺害了十幾個人，當中有不少人是木柵區的市民。再來就是 1995 年獲得美國柯林頓政府首肯後，李登輝總統到康乃爾大學訪問，這點讓中共非常不滿，因此開始進行演習。1996 年 3 月總統大選之前，中共對台灣發射了飛彈，不過都是不會爆炸的啞彈，一枚打到基隆外海、一枚打到高雄外海。美國隨即派遣兩艘航空母艦（尼米茲號和獨立號）通過台灣外海，一時情況非常緊張。據說美國戰艦的火力，就可以毀掉半個上海，如此強大的火力，當然不會真的打了。儘管 1996 年是非常麻煩的一年，不過台海兩岸雙方也都企圖要恢復協商。1998 年（也就是本人離開政大專任教職的那一年）辜先生和汪先生在上海碰了面，也到了北京，當時雙方談得很好，辜先生並邀請汪先生次年到台灣訪問。沒想到 1999 年 7 月 9 日，李登輝總統在接受德國通訊社廣播訪問的時候，把兩岸關係定位爲「特殊的國與國關係」。這個消息傳出來以後，汪先生就取消了訪問，同時也引起很大的爭議。那段時間有很多人相當尷尬，其中包括新聞局長程建人先生、陸委會主委蘇起先生。他們兩位都是政大的校友，那段期間都很辛苦。外國人一天到晚就問，爲什麼你們解釋兩岸關係都用英文而不用中文？而後 2000 年的政黨輪替，民進黨首次執政，情況立即有很大的變化。

陳總統在上任之後，做了一件可以說是非常正確的事情，那就是在就任時，宣布了「四不一沒有」的政策。很多同學可能都記得這個「四不一沒有」，卻不知道內容是什麼？其實陳總統的前提是，只要中共不以

武力犯台，那麼在陳總統任內，第一，不會宣布台灣獨立；第二，不會改變國號；第三，不會讓兩國論入憲；第四，不會舉行統獨的公投；第五，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。這就是「四不一沒有」，用英文來說就是“Five Nos”。他在就職典禮前就預告，將在就職演說時澄清兩岸關係，這番話會使華盛頓和北京放心，同時也會讓民眾安心。當時陳總統的言論，確實發揮了這樣的效果，這也是為什麼陳總統上任一個月後，民意調查滿意度衝到幾近八成，其實民調結果與兩岸關係穩定發展有很大的關係。不過後來他開始有些改變，首先他在 2002 年提出了「一邊一國」，2003 年又提出要「制憲正名」，然後到了 2004 年和 2005 年，再次提出讓兩岸關係會有變化的主張，2006 年年初則提出要廢除國家統一委員會的主張。我在「廢統事件」後去了美國，可以感覺到美方的關切。因為國統綱領、國統會在九年前就已經停止運作，李總統任內最後幾年都沒有開過會，所以陳總統不開會，沒有人會責怪他。但是他一定要廢除相關單位，那就是吹皺一池春水，現在大家都不知道，他下一步到底要做什麼？

儘管陳總統部分終止「五不」，就對台海兩岸和台美關係產生重大的影響。不過從 2000 年之後，我們就發現中共對台灣所採取的方式，已經和以前有所不同。因為 1996 年的時候，他們在李前總統大選時，對台灣發射兩枚飛彈，想要藉此影響台灣的總統大選，結果反而幫助李總統得到更多的選票支持。對台灣人民來講，原因其實很簡單，因為每當國家遭遇外侮的時候，人民都一定會團結在領袖的身邊，所以中共那一次以軍事干預政治的作為，等於是幫李總統助選。中共雖然因此得到了教訓，不過 4 年以後，也就是台灣 2000 年總統大選的時候，有鑑於台灣內部形勢混亂，中共總理朱鎔基就此表示意見並講了重話，結果情勢也對陳水扁先生選情有利。不過到了 2004 年總統大選，儘管台灣內部情勢依舊混沌不明，中共這次沒有講任何話，也不再對臺灣選舉表示意見，處理的方式和層次，足以顯示他們在面對相關問題時，心態已經日趨成熟。

伍、全球化時代的兩岸關係

近來兩岸經貿關係快速發展，但是對臺灣來說，卻開始失去可能的主導性和競爭性，爲什麼會這樣呢？因爲大陸從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，就決定要在本世紀前讓經濟翻兩翻，等於就是成長 4 倍。從那時候到現在，前後將近 27 年的時間，大陸每年平均都有 8% 到 9% 的經濟成長。實際上全世界除了臺灣外，經濟發展長期以平均每年 8% 的速度成長，也只有大陸而已。不過到目前爲止，大陸仍然繼續高成長，而且速度很快。因爲大陸的經濟規模大，所以成長需要更大的動力，外資當然就成爲大陸經濟最大的火車頭，每年大概有 500 億美元以上的外資匯入。另一方面，大陸快速的經濟成長，也掩蓋了其他方面的問題，例如銀行呆帳（non-performing loan, NPL）非常嚴重，環保問題、農民問題、貪污問題和貧富差距問題等，都比臺灣嚴重。然而外資不斷匯入大陸的關係，致使外界只看到大陸不斷的發展、繁榮，因此遮蔽了可能出現的問題。不過大陸當局非常清楚事實的真相，所以近年不斷強調以宏觀調控來處理這些問題。

雖然兩岸關係一直在平順的發展，不過也存在一些小問題，現在也有不少瓶頸。第一個當然就是所謂的「三通」問題。如果問三通要不要談？答案當然是要談！不過怎麼解決「一個中國」的問題？這項前提造成民進黨政府在相關議題上面，幾乎沒有什麼成果。執政已有 6 年多，期間唯有兩岸包機問題算是有一點結果，例如今天就有一架（吉林車禍家屬）醫療人道包機飛過來，這樣已經算是不容易了。但是就時間點來講，早一點開放三通，對臺灣會比較有利。不只是臺灣本地廠商有這個需求，在台外國廠商也有類似的需求。要談這個問題，就必須要瞭解臺灣在東亞的地位。我常說台北市位居東亞的中心，有人認爲是膨風（吹牛），因爲地球是圓的，所以每個城市都可以說自己是世界的中心。話雖這麼說，可是以臺灣地理位置來說，位於東亞的各國首都與重要城市，

大都距離臺北 3,000 到 4,000 公里之間，航程也在 3 到 4 小時之內。一般來說，東京、首爾、北京太靠近北邊了，新加坡、曼谷和吉隆坡又太靠近南邊了，只有台北正好位於中間點，上海和台北距離還比較近，香港也可以算是夾在南北之間的城市。日本距離台灣很近，而日本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。大陸距離台灣更近，而大陸現在是全球第四大經濟體，很快就可能會變成第三。此外美國和台灣的關係非常密切，因此台灣的地位，可以說是非常的好。如果好好發展的話，台灣可以成為大陸的門戶 (a gateway to Mainland China)，同時還可以從一個地方性的市場 (local market)，變成一個區域性的跳板 (regional spring board)，這是在台北的美國商會，連續 5 年都在呼籲我們注意的事情。

我常和美國朋友講，臺灣人有語言優勢。因為臺灣人說日文，比美國人說得好；而臺灣人說英文，又比日本人說得好；此外臺灣人說國語，更比香港人說得好。事實上，各位不要小看這個語言優勢，日本著名的經濟學家兼趨勢專家大前研一，每到臺灣就強調，他很羨慕台商和大陸人談判時，都不需要帶傳譯。各位不要小看這個說法，我在台大的同學黃君，他原是香港僑生，在台灣念了 4 年法律，目前在香港當律師。對他來說，留學最大的成果，就是讓他可以把國語講得很好。會用法律的語言說話，對他後來到大陸拓展事業，更是如虎添翼。像他這種年齡層的香港人，國語講得好的不多。他在香港的高中同學，也都沒有這個語言優勢，所以這是我們的語言優勢。現在瞭解這個優勢的卻是日本人，越來越多的日本人，利用臺灣三、四十年老伙伴的關係，邀請臺灣人共同前往開發大陸市場，而這也是我十多年來的主張。實際上歐美和日本的跨國企業，應該和臺灣廠商建立「策略聯盟」，然後一起到大陸去發展，這樣就可以克服語言、文化和其他各種各樣的困難。

在此我要強調，台商的智慧和經驗，真的是讓我們大開眼界。我在陸委會工作的時候，政府才剛開放探親，都還沒觸及投資問題，台灣就有很多廠商躍躍欲試。我們只好勸告他們小心一點，如果連德國人、美

國人和日本人都吃虧了，台灣廠商難道會更強嗎？結果他們說：「德國人、美國人和日本人，都不知道怎麼和大陸人做生意，很多臺灣人會的事情，他們都不會。」廠商們一年後回到台灣，我們就問他們是否賺了錢？起初廠商們笑而不答，後來推說：「如果我們講賺錢，台灣就會有很多人跟著去，那麼我們就可能不賺錢了；如果講不賺錢，你們一定會問我們去幹嘛？」雖然他們都不說，生意卻又繼續做下去，廠商們這個做法，其實就是最好的答案，詳情我就不多談了。又譬如說，統一企業到大陸投資，投資什麼呢？原來他們到新疆吐魯番投資蕃茄，生產 tomato paste（蕃茄糊），這個 paste 是用來做蕃茄醬和蕃茄汁的原料。我覺得很奇怪，就問高清愿董事長。我說：「臺灣到處都有蕃茄，你們爲什麼要去新疆吐魯番種蕃茄？當地交通又不是很方便。」他回答說：「那個地方的蕃茄小而紅，做出來的蕃茄汁特別漂亮，所以我們就去投資，然後開始生產。產品可以沿著隴海鐵路到連雲港出海，然後運到日本和歐洲販賣。」

後來我們碰到一件有趣的事情，關係到臺灣企業界一位女強人的投資案。原來她打算到黑龍江投資生產家電用品，我們問她在當地生產什麼家電用品，她竟然回答要生產電冰箱。我說：「妳到黑龍江生產電冰箱，準備賣給誰？」她說：「我們不準備把冰箱賣給當地人，我們要賣給西伯利亞人」。我說：「妳瘋啦？那裡更冷！」。她說：「沒瘋啊！西伯利亞一年當中，的確沒有熱個幾天，冰箱在當地雖然不是那麼必要，卻是一種地位的象徵。」這一說我們就懂了，原來她瞭解俄羅斯人有這樣子的生活傾向，而且俄羅斯和大陸東北有非常頻繁的的邊界貿易，並進行以貨易貨（barter trade）的交易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有時候會用蘋果和皮毛來換取大陸東北生產的小家電，所以台商想抓住這樣的機會，先到黑龍江生產小家電，然後再轉賣到西伯利亞。像這種事情，我們怎麼會想得到？所以相關企業的決策，千萬不能交給政府，因爲政府並不瞭解他們的動機，他們卻已在大陸開發了一片天。如今中國國民黨已經成立了一個台商服務中心，聯繫了大陸各地一百多個台商協會。我們透過和中共當局的聯繫，幫助台商解決問題。

陸、預期未來的兩岸關係

對台北市來講，兩岸關係非常重要，爲什麼呢？現在台灣號稱有一百萬人在大陸工作，就算只是一個估計數字，相信這一百萬台灣人裡面，至少有三分之一來自大台北地區，所以我要問台北松山機場開放直航好不好？實際上大台北地區將近六成到七成的民眾都非常贊成，主要是可以節省地面交通的時間。台北市政府有一個大陸工作小組，經常和大陸方面進行文化和教育的交流，我們希望政府能有一套很完整的大陸政策。這個完整的大陸政策可以分成兩部分，一個是「五不」，另一個是「五要」。「五不」就是陳總統所主張的「四不一沒有」。當初他在2000年就職典禮宣布時，我在現場就表示贊成。後來我在香港和大陸官員碰面的時候，要他們爲陳總統提出的「四不一沒有」鼓掌，大陸官員還問爲什麼。我回答說：「你們對他鼓掌，他就會繼續往這個方向前進，這樣就可以建立互信。千萬不要因人廢言，這樣是不對的。」其實我不是替陳總統一個人講話，我是在替台灣講話，如果這樣可以使得陳總統與大陸關係較爲緩和的話。有鑒於此，「五不」對台灣有利的部分，我們應該要保留。另一個是「五要」，「五要」有什麼目標呢？其實基本目標就是「和平」與「繁榮」，不過這只是第一階段。下一個階段是什麼呢？那就是「民主」與「均富」。

「五要」究竟是什麼呢？第一，就是兩岸在九二共識，也就是「一中各表」的基礎上，恢復兩岸協商。如今協商已經中斷六七年了，對兩岸關係非常不利。第二，兩岸簽署和平協議，我們希望時效可以延長到30至50年。和平協議是爲了結束雙方的敵對狀態，而且和平協議應該包括軍事互動、互信的機制，專業術語就是信心建立措施（CBM, Confidence-Building Measures）。第三，雙方全面開放經貿和交通，希望最後可以成立兩岸共同市場（Common Market）。各位知道共同市場的深

度和廣度，都超過自由貿易區（Free Trade Area）的範圍。第四，雙方共同探討台灣參與國際空間的問題。基本上這是一個中程的架構，剛才提及 30 年到 50 年的和平協議，可以讓兩岸和平相處，同時也可以維持現狀，一旦有問題就協商解決，避免兵戎相見。其實有很多的問題，仍然可以留待後世子孫做出最後的決定，至少目前先行維持這樣的現狀。我們希望這個「暫行架構」（modus vivendi）是根據「務實主義」而制定，而不是「零和遊戲」的翻版。第五，兩岸要擴大文化和教育的交流。連戰主席去年到大陸訪問的時候，已經就前面四點和對岸有了原則性的共識，而且更加具體化。至於第五點，連主席和對方達成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交流，基於這一點不適合由政府來講，所以我改成了文化和教育的交流。而且我具體地希望，除了台灣應該承認大陸的學歷之外，更應該讓大陸高中生來台灣讀大學。

其實到目前為止，教育部還沒有廢掉前部長吳京博士當時所訂定的「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」。在最近的一宗訴訟當中，還獲得高等行政法院的確認，只是此項辦法所包含的學校較為老舊，有必要再更新。陳總統曾經就此宣示，在他任內絕對不會開放承認大陸學歷，因為他怕一旦承認之後，台灣會有很多學生前往大陸求學。其實不用擔心這一點，目前在大陸求學的台灣學生，大約只有 5,000 人左右，而且也不一定是在大學部就讀，因為其中有很多學生在研究所求學。如果真的擔心這一點，我們也可以開放大陸高中生來台灣就讀大學，如此可以產生多重效益。第一，大陸是一個非常缺乏高等教育的地方，大陸高校（就是大學）錄取率只有 18%，而台灣高中生進入大學的機會，卻高達 110%，如果把重考生也計入的話，也還有 88%。由於台灣高等教育供過於求，如果能讓大陸高中生來台灣讀大學，一方面可以紓解私立學校招生不足的問題，二方面可以讓兩岸年輕人儘早建立友誼。也許有人擔心，萬一當中有中共特務怎麼辦？相對在大陸求學的 5,000 個台灣學生，對岸是否也會擔心當中有台灣特務滲透呢？如果二、三十年後，大陸還有一個叫做「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」的機構，而他們的單位首長，正好就是政大

的畢業生，這對台灣又有什麼不好呢？

柒、結語

假如國民黨有機會執政的話，我們當然希望盡快推動規劃中的大陸政策，不過也一定會維持台灣的現狀。我們在現階段當然不會主張台灣獨立，也不會和大陸談判統一。而大陸當局也很瞭解，統一的條件完全不成熟，他們現階段的政策是「防獨勝於促統」，也就是防範台獨勝於促進統一。他們知道這個階段最好的方式，就是採取一個台灣人民可以接受的方式，以便解決兩岸目前的問題。至於兩岸未來的問題，恐怕還需要從長計議。我們認為要維持此一階段的現狀，就必須堅持中華民國的地位，也就是「一個中國各自表述」的立場。對台灣來說，我們這邊表述只有一個主張，那就是中華民國，因為憲法就是這樣規定。如果可以這樣的話，我們相信兩岸即使沒有辦法相互承認，但也不能相互否認；即使沒有辦法相互接受，也不必相互挑戰，因為這是一個既存的事實。如果雙方能夠在這個基礎上，協商出一套解決問題的辦法，這才是解決目前兩岸關係問題，最有可能的方式。最後我們可以用兩個英文關鍵字來描述當前兩岸的關係，「主權問題雖然沒有辦法 solve (解決)，但是可以 manage (控管)。」這個比喻，或許是我們目前可以想到的最佳辦法。